



芝園外集卷之七

說林七

博志林

子貢見漢陰為圃者教之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也羞而不為也今夫禮樂交際所以盡倫也宮室服用所以養生也棺槨衣衾所以送死也城郭溝池所以域民也干戈甲冑所以禦亂也此皆以機心為之而聖人作

之後者師焉以其不可廢耳然在漢陰圃人必且
恥而不為而况於相欺以智相奪以力相傾覆以
陷阱豈直為桔槔而已哉楊朱之泣岐路墨翟之
悲素絲蓋皆漢陰圃人之類也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
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
言不安尚有嗟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
矧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得不恭
乎石祁子曰恭士之言善矣而非其至也夫敬德
之輿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天子敬以

保天下諸侯敬以保一國大夫敬以保一家士庶
人敬以保一身

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
近也准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
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
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靈
能威於社氓而不威於宿丐也社氓遠而宿丐近
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
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
相如既至則踈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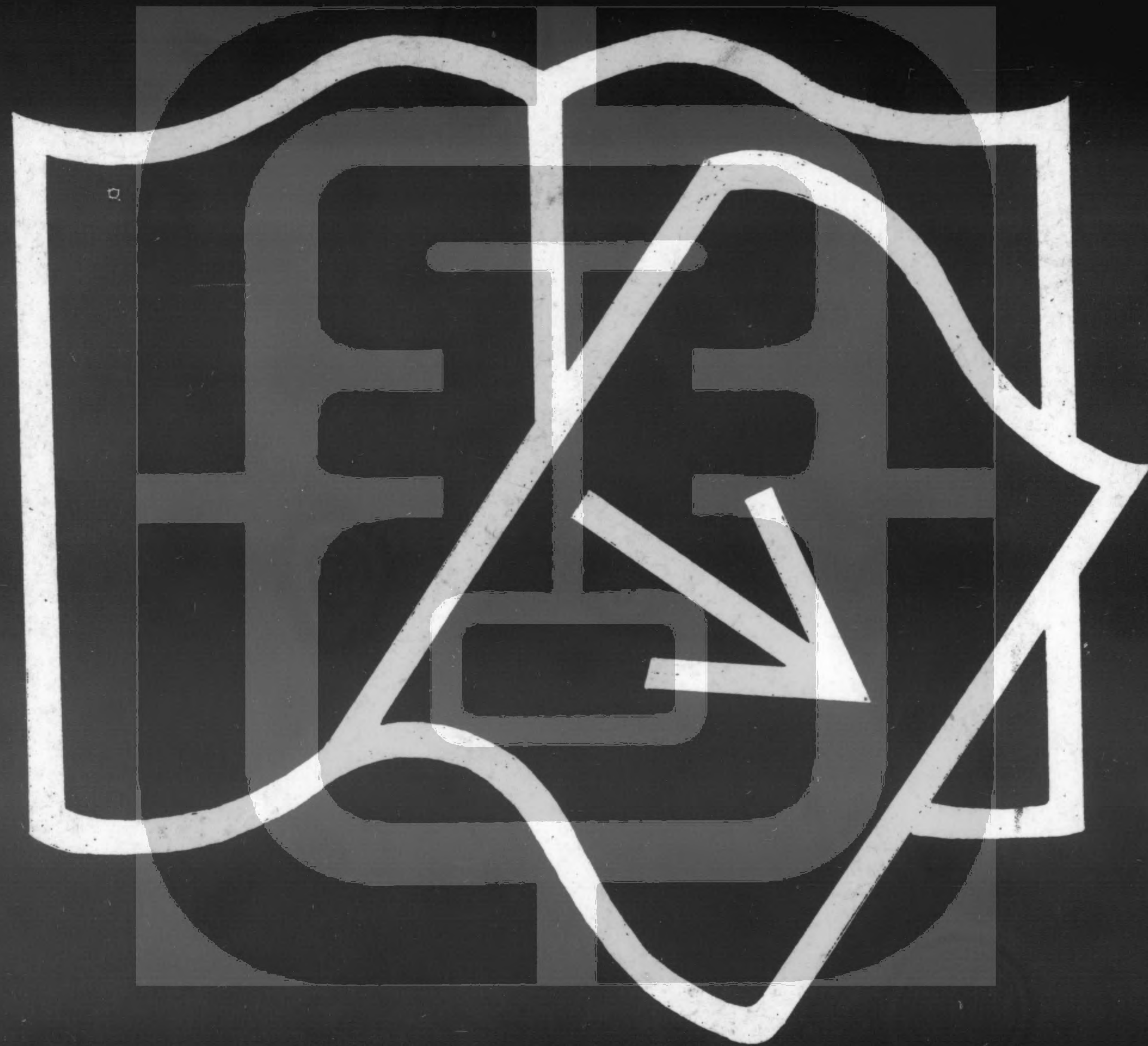
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棟得揚子雲
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有故也

山之怪曰魍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犢羊水之怪
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
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
老胥猾史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鬻法變亂
彛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為市以敗為勝
以功為罪此邊鎮之怪倒持秦阿竊弄威福陽施
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
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

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商咄魯之美麗人也魯有惡者閭里不親賓客不
近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
子矣隣人莫不笑之夫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
彼以至美不如至惡惑於愛也且夫貌易稽也至
美與至惡不難辨也而猶以愛易其真又况隱微
之事與疑似之跡哉故愛而不匿其惡憎而不沒
其善然後可以定美惡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原件短缺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咲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已而罪我也亦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君子曰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蓋有見於此矣彼子路之結纓於孔悝蔡邕之受誅於董卓其皆不師禦寇之智者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窳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安佚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伐檀之詩刺素飡也其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言夫不耕而食者也其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言夫不獵而獲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耕也皆有獵也天子以道耕天下以天下獵諸侯以道耕一國以一國獵士庶人以道耕一

身以一身獵其致一也昔人有好獵者曠日而不
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思其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致之於
是還而疾耕疾耕而家富以其貲致良狗則獵而
數得獸矣是故欲其獲也先獵欲其獵也先耕天
子諸侯有不耕而成霸王士庶人有不耕而成安
富者未之有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
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
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為蛇之行也將加害焉子不如銜負我以
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
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
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
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石祁子曰今之趨附權
貴者皆田成子也奸也而譽之為忠佞也而譽之
為直貪也而譽之為廉險也而譽之為順奔走推
戴而倚之為太山是猶蛇之相銜負以走而誑人
以神君也徒黨日盛而權勢日灼又孰能辨其真

偽哉

與正直之人交始雖拂逆而卒賴以周旋譬之樹
菌桂者長茂雖難而終得其芳者也與諛佞之人
交始雖順適而卒相賊害譬之樹枳棘者長茂雖
易而終得其刺者也昔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
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
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
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
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
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
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
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
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
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
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
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於人而不以其道則
不可以入道矣

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為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齟座則疾唬而齟不為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兔非不欲兔也以鹿之為利大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捐銖兩也以千金之貨重也

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鶩奔走水上營營也不問水

腐泥沙必啜之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已跂行喙啄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若繫繫然者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為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之類也安分以養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為得失哉

唐昭宗有常弄之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

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元順帝有馴象解識音樂蹈舞應節 太祖革命宣至殿前令之蹈舞象俯伏流涕終不為起 太祖怒而刺之夫猴與象山林之惡獸也甘榛栗嗜菽粟已矣非有禮義之性知君主之分者也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起居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蹈舞懷撫育之恩而殞身以為報孰謂異類而能然乎 彼叔孫通數易其主馮道歷事五朝李陵身為降虜陶穀袖出禪文其視猴與象也何如哉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將亡也桑柔之詩作夫友

無君父之尊無兄弟之戚無夫婦之愛然君臣不得義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序夫婦不得不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友也世之治也推賢讓能聲應氣求而可以保合太和元愷之同朝九官之相讓是也世之衰也熱附寒棄擠井下石而相尋于干戈八關十六子之比周伍文之交構是也故觀世運者觀之友道而已矣 客有商於楚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乾畢慧黠瑰恠能為人言誇於衆曰麒麟鳳皇莫若是矣特世之人貴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

或曰能通五方之音乎曰不能能諧六律之和乎
曰不能能應對賓客乎曰不能曰然則是恠也而
非瑞也夫麒麟鳳皇身被文章負陰陽之粹含天
地之靈刑政頗僻不至其國毀郊殺穀不游于郊
是以一出而為聖王之瑞亦何取於言哉今非其
時也而二物者至非所宜言而媚人以言不謂之
恠而何如以山都乾羣為異於麟鳳也則是優孟
賢於孫叔敖而上林嗇夫優於張相如遠矣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
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畊垂聖於工夔

聖於樂大桡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
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
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
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
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乎上五岳
奠乎下五方以囿民人之有體也外以五形內以
五臟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敘以五典人之有耳
也諧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
口也調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天地

之數萬物不能全而人全之萬物不能制而人制之故最貴於萬物

糟殘之本不可以梁江湖楫楸之材不可以棟宇質有所礙也剪綵為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誠之不可掩也用物者皆知慎之至於用相而獨不知慎何哉昔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鄭棨同平章事制下而棨駭之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夫玩棨之君不知二人者之不可也而相之玩與棨也自知其不可而辭焉彼誠知天位之不可奸而僨轅覆餗之罪大也世有蒙負乘之愧懷鼯鼠之貪罪惡貫盈而猶不知止其視玩與棨也何如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鳥集承塵之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已而化鳥

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憂斯集矣夫魚鳥
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
足恐墜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夫二子之遭時同也其憂患同也而卒不免於殺
身之禍世有甘軒冕之羈馬安爵祿之陷阱濱於
死而不悔也豈未聞二子之言者哉

天以一生萬物地以一成萬物帝王以一宰萬物
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而已音之數不過五而五
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然五音非自為音也宮立而
五音形矣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

也然五味非自為和也甘立而五味停矣色之數
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然五色非自為
文也白立而五色成矣五常之道不過五而道之
變不可勝用也然五常非自為道也一者立而五
常著矣

狸頭愈癩鷄頭已癩虫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
相推者也鵠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蠶漆見蟹
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
鐘磬者必以濡木擊強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
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馱鮪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為裳則麗繡
以為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麋
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
有所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
為釜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此有所適而
有所不適也

天下之道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疑是
非也有是於此而非於彼有非於此而是於彼者
此偏是非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
是非也蒙士隨人以為是非曲士執己以為是非

皆非真知也惟至人能是天下之真是能非天下
之真非此真知也昔有人問於瞽師曰白素何如
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辨
也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
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
異人之言是非以口定是非以道不深於道而欲
定是非何異於瞽師之說色者乎

無憂子謂無營子曰人皆有營子獨無營何也無
營子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百無一焉痛疾哀苦
居其半矣競耳目之觀瞻規死後之餘榮而不得

肆志於當年之樂是何異於縲犴乎吾懼其以是
喪吾生也無憂子曰子亦非達生者矣生民之所
以不得休者有四事焉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
為貨有此四者是以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無已也
子知外名位與貨也而猶兢兢于壽不已惑乎吾
嘗聞髑髏之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挺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
也或謂之曰吾將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友汝
父母妻子鄉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
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知平是則壽乎不
壽乎皆非吾之所知也無營子再拜而謝曰蒙也
未之達也乃今得聞命矣

人不皆周公則天下無全才人不皆孔子則天下
無全德故修己者當攻其短而用人者當因其長
才專一人則一人之任也才無十人則十人之任
也才無百人則百人之任也才無十萬人則千萬
人之任也是以國無棄人而官無曠事古之人行
之矣如必待騶裒飛鬼而後駕則世莫有乘者矣
必待毛嫵西施而後匹則終身無家矣必待古英
俊而後用則國無與為治矣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必以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以賤然而治世之所貴必其才高而行潔者也亂世之所貴必其能薄而操濁者也是以伊尹箕子皆命世之臣也伊尹遇成湯而為相箕子遇商紂而為奴子胥子房皆謀國之臣也子胥遇闔廬而齒劍子房遇高帝而為師遇與不遇也是以卞和之獻璞三刖其足而卒為天下後世之重寶大臭之夫不容於妻子而海濱之人宜之夫事則亦有然者矣何獨至於賢而疑之

人有言曰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故三軍之衆其進也以鼓其退也以金萬斛之舟其左也以柁其右也亦以柁執其要也車之大也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戶之高也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開闔失其要也是故君子之應世以一待萬以簡待繁以有度待無度

人知同己之為德而不知異己之為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己為德者也晏平仲之於陳鮑

叔向之於欒郤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
而可以攻玉盭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
可以濯錦灰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
者矣

人有恒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身然事君
以身者十常八九而事君以人者十不一二是故
入朝則見妬勢軋則相傾蓋未有以少室周之事
相告者也少室周者貞廉質慤人也為趙襄王力
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
襄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夫少室周力士也而猶知
舉其勝已者况不為少室周者乎

埏埴以為器窳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
鍾因其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鷄以司夜狗以
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
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
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
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
樂伯夷興禮羲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塹峻則強暴不窺崖峻則洪潦不溢防峻則貴賤不相躐是故為天下國家者莫大於峻其防夫峻防非以驕下也所以已亂也是以君子重之昔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否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

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夫嫌疑之際而儒者慎之若是使為臣而不犯嫌疑為君而惟嫌疑之防也國欲不治得乎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柢也水者地之血脉也美惡賢不肖之所出也齊之水躁厲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姤秦之水汙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顛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
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治世也法水以清民心則
欲不汗法水以一民心則行無邪故曰水也者聖
王之所以為治也

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而不知人梟之不祥也皆
惡狐之媚惑而不知人狐之媚惑也梟能食父鳴
則殺人狐有雌雄能惑男婦然梟狐之為害也一
方一家而已矣而人之為梟狐者則天下國家之
害也州吁弑完商臣弑頹無知弑諸兒罔人弑舍

此梟也王莽篡漢司馬昭篡魏劉裕篡晉朱溫篡
唐此梟也文帝之鄧通武帝之韓嫣成帝之董賢
此狐之雄者也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晉
之驪姬此狐之雌者也此數人者人主不以為妖
而寵之嬖之大則亡其國次則亡其身前車既覆
而後車不戒可不謂大惑與

日之晏也有時而中焉月之虧也有時而盈焉風
雨之交也有時而散焉惟讒言之害人無時而息
也名高則忌必深忌深則為讒必力讒力則人必
疑人疑則名必損是以聖人聖焉詳納言之命著

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亦云嚴矣然而青繩之亂
貝錦之成迄不少衰以忌名者衆也此非必於其
人有怨也毀人之長乃所以文已之短耳語曰流
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故世無成王則不能
明不利孺子之讒世無威王則不能昭即墨之毀
世無孟子則不能釋割烹癰疽之謗居今之時而
欲人之無毀也不亦難乎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
則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
乘其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成名乘其壯也而從政
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醜毒而忘不朽之遠圖
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
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
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謂也

狄仁傑與鄭崇質僚也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其
母老且病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與
劉禹錫友也同罹黨禍以謫宗元以禹錫有母不
可俱往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翟公之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言友道之衰也故谷風之詩杖杜
之詠聖人蓋深著戒焉然世之人利則相親害則

相避此猶飛蛾之見火而集叢爵之驚彈而散者也故孟嘗之客失相則去而再相復來汲鄭之交得時則聚而失時則散人情大抵然矣如狄與柳也以友之母為己之母以身之難代友之難視絕域為安邦以死所為歸舍急難之義世豈有二乎哉生則擅譽於當時沒則流芳於汗簡蓋非以倖而致者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

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曾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為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為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若主昏政亂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為也

芝園外集卷之八

說林八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為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衽席之畏途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騫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多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譏文章之畏途

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
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
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吳王闔廬書卧章華之臺而夢召太宰嚭占之以
為吉召公孫聖占之以為不吉吳王忿聖言不祥
使力士以鐵杖擊殺之遂用嚭言起兵伐齊伐晉
兵敗棲于秦望之山越兵圍之數其殺子胥公孫
聖之罪也逼令自殺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
寘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子胥公孫聖遂伏
劍而死管仲將卒齊桓公問以後事戒公之勿思

豎刁易牙常之臣與公子開方也公既逐而復用
之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臣相與作亂塞宮門絕
公飲食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歎曰嗟乎
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夫公孫聖明於術
而太宰嚭不明於術者也子胥之言中理而嚭之
言不中於理者也吳王雖昏豈其不知辨此哉而
乃甘諛佞之餌讎忠直之言以千乘之富貴霸主
之威烈而餓不得食齒劍荒野宮殿為沼而數百
年之宗祀一旦殄滅王而無死嚭之肉庸足食乎

若齊桓之於管仲知之既深信之既篤合諸侯而
霸天下既有明徵矣臨終之言非不察也亦非不
用也乃不勝口體之欲反豺狼而任之卒之不食
而死蟲流出於戶三月而不得葬聖人之思蒙袂
之悔亦何益哉是故知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
信而不能終見不賢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未有
不殃身而敗國者也

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為惡者不必得
禍而得禍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於蠻貊而況不
為蠻貊者乎至誠可感豚魚而況不為豚魚者乎

昔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
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已而慶
封入吳處之朱方諸侯以為討竟滅族焉是故陽
虎去魯而不容于邊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衛國
是皆慶封之類也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猶弓矢之於射前
者則後者之質的也故先涉者溺後者必改表而
涉先行者躓後者必擇地而蹈敗車在前後者必
更其轍敗舟在前後者必回其舵此愚智之所同

也今夫亂國之事治國之所鑒也毀家之事成家之所鑒也喪身之事保身之所鑒也知鑒於彼而不知鑒於此也可不謂大惑與

德猶樹也福猶陰也有長尺之樹則有廣咫之陰有一圍之樹則有尋丈之陰有十圍之樹則有廣畝之陰故德加十人則無十人之福也德加百人則無百人之福也德加千萬人則無千萬人之福也有不然者則天之未定者耳今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苴雖有鈎箴芒鉅微綸芳餌加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矧者捍烏菟

之弓彎素衛之箭重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獲不能與羅者競多也是故具大者獲大具小者獲小理之常也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濫瞿塘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吞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鴻鵠之未孚水郊也一指之可笈也及其筋骨之已

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
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
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
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
可得也

遠害者當於未形而不當於已形無害而弭之此
猶不病而不藥者也有害而後弭此猶以毒藥愈
病者也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
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
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反語其子曰汝

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以免身而諫我不可用
也夫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謂明於利
害之術可乎是故綢繆牖戶當於陰雨之未施戒
備衣衾當於舟航之未漏為聖人之所以防患而
不為楚人之所以免患則善矣

知道者不感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為善也不能
使福必來其不為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
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
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彼竇嬰失勢取

禍於批根賈誼長沙傷生於鵬鳥其亦異乎孫叔
敖之為矣

井之冽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翫
之其悴也人厭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汙也不
如麻文冕之禿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黜也不如褐
服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醕
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今有美宮室於此上漏而下濕則人居之乎曰不
居也有美衣服於此垢膩漬其膺背則人服之乎
曰不服也有美飲食於此塵埃汗其中則人食之
乎曰不食也故君子之修身也非致美之為貴而
無瑕之為貴苟有瑕也雖見用於時猶以為幸也
苟無瑕也雖不見用於時不以為不幸也干城之
將以二郊而見棄西子之好以不潔而掩鼻是以
君子慎之

甚哉酷吏為禍之烈也滑賊任威鷹攫虎噬腹心
爪牙皆豪敢猜禍之徒也舞文巧詆張彌天之網
厲刺骨之錐諸所誅連大抵皆糜爛于獄而豪姓
巨宗槩罹族滅流五徧路積斃成丘有人心者忍
宣諸齒頰哉然太史公傳酷吏九十人而郅都斬

首寤成髡鉗趙由與義縱棄市滅宣與張湯自殺
尹齊亡尸溫舒五族惟趙禹杜周得以壽終亦云
幸矣夫此數子者固暴桀之魁也然翦惡蘇良豈
其大悖於人情哉而為是無底之虐則以逢君惡
而徼寵祿耳卒之身首異處而滅姓覆宗萬世以
為口實亦何利而為之乎嘗聞鄉長老言昔有令
慈邑者以擊斷鷲武為任初至學宮欲自見其威
嚴輒語諸生曰若亦聞有所謂破家縣令者乎諸
生拱手對曰某等盡業毛詩常誦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不聞有所謂破家令也其人語塞於乎今之

為酷吏者多矣惜無有以太史公之言相告者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夫天地聖人非不仁也而芻狗萬物芻
狗百姓則老氏之不仁也天不能不殺物而意常
在於生物聖人不能不殺人而意常在於生人故
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殺人
或以刑罰殺人或以口舌殺人或以兵革殺人豈
特芻狗視之而已哉然天道好還禍人者乃其所
以自禍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趙卒而賜死於杜郵
項羽坑秦卒而刎首於烏江李廣殺降而終身不

侯虞詡殺降而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豈非大戒乎

會稽長干之麓有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里民信之鳩土木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少年不信也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詈群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而謀曰吾儕衣食於此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而乞憐曰吾之情狀無以逃明鑑倘賜閔卹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為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矣少年喜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罵如前凡神前酒肴盡飲啖之斯須

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度全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諾而受錢翌日至廟袒裼佯狂極口醜詆不可聽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時方祭賽羅列少年直抵神前取其酒盡飲之肴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繫者扣頭謝過忽口湧黑血九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增繕極嚴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分財不平詣郡首告乃巫置毒酒中以殺少年捕治引伏魁坐死餘配隸諸郡靈響遂息玄冥子曰甚矣鬼神之事難明也大都緇黃之流假幻妄以惑愚民

而獵其貲貨陽以欺人陰以自哂也豈獨長干之祠為然哉不然則西門豹之投巫郭元振之殛烏將軍何以不及於禍乎

丞相履齋吳潛之安置循州也賈似道以私憾之故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窘辱慘毒履齋寓於貢院乃置毒井中隨行吏卒飲其水者以次病死而履齋終不得免賈似道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以故仕藉鄭姓者率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似道鄂州喪師廟堂欲置之死

遂求其素所深仇者為押送官虎臣請行一路挫折備至求死不得至漳州木綿庵病泄下甚篤踞虎臣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汝欲得好死乎遂以足連蹴之而殂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經紀棺斂為文以祭曰嗚呼屨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此外別無一詞玄冥子曰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君子以之樹德小人以之樹怨樹德者非欲人之德之也引賢籲俊以共熙帝載猶之良木聚眾匠以成室大駟集群賈以成市也小人則不然惡其在上也而傾之惡其

軋已也而陷之日尋干戈以去其所忌辟之豺狼
蜂蠱無日不噬而螫也然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丁
謂厓州之事亦既顯矣而似道之禍尤為烈焉豈
非奸臣之炯戒哉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無事醫藥家畜二婢
以職修製日賣養脾丸于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
用丁香木香者天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
家未之知也數日求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歛
俗以歸屍為不祥遂棄之叢塚之間立牌識之曰
行藥李郎中之墓李生故佞口或題於牌後曰賣

藥李郎中昂藏辯不窮一朝天賜死溺死運河東
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尋鬻
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
天當佑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扣
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
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
豈得謂之不幸乎

臨安陳宮幹家饒貲財偶納一婢殊不為意一日
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
手拭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

之不至尋至後閣扣焉曰得無有怨乎婢猶垂淚
不已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
時令一婢沐浴誤以指爪傷背捶之至死妾今乃
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妻還白之即
嫁遣焉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
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
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
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
兒頭破徑捧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而

往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
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
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
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
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
人莫不稱快

湖州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
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
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舡而遠市桑
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

人大喜計載歸而饋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槽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繫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辯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全屍所在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人屍在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久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敗

矣

杭之酒家率以燒鶩啗客有懸鶩于肆者毒蛇旋繞而嚙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給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鶩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隣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焉重可五十兩隣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柰何欲逆天

道乎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瘞鷲者

慈谿有葉椽與王椽同謁選於吏部葉椽得山西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椽至衛河疾作而死葉故王椽妹婿也王乃與葉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偽為汝父者持牒而赴任所得貲貨分而有之不愈於徒委謀乎葉之子喜而聽焉遂同赴官所人莫識其偽也比滿考得白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椽私自喜以為計得矣既而王椽服滿又謁選於吏部適得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任棄其謀而歸鄉里知者莫不異之

嘗有一富翁治家刻棘規利無遺筭長短細大纖纖有機智多所妨害鄉里患苦之然莫能嬰也一日詣姻家見土蜂穴於楹柱之間穿孔簇簇主人憂之曰不已室其圯乎富翁曰此直易易耳時伺其入也而以剉土塞之出則覆之暮月而蜂盡矣始吾施之於家而効既而告於鄉黨無弗効者主人如其言暮月而蜂果盡然富翁未有子暮年乃舉一子其後閉而不穿求所以治之者或語之曰此以稗尾煨之於火截而通之治矣如其言通之

須臾而死遂絕不嗣好事者以為塞蜂之報云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於
盥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以告士人驚曰柰何
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返之其僕日期
迫矣姑俟試畢而返焉無已我其獨往乎否則必
不及試矣夫離親戚裹資糧跋涉數千里而來何
為者耶士人不聽親往逆旅主人而歸之環且再
拜謝過已乃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灾於爵攸入
試者死且太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江西泰和之民有父子操舟載賈客為活者一日

有客僦舟行經三曲灘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擁
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囊知中有重貲也謀
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誠託我而
負之不祥柰何不畏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
聞爭鬪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鬪
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
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艤焉忽
岸濕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隱若有物也發之
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
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庸吾

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既
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饑寒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為活一日息於道陰
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
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
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
柳為表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
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
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外越數年柳且拱
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

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
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
無慟若第於柳下乎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
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
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曰我誠
貧也豈其不全掇之之為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
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寐夢神語
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
旻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群兒一日與群兒遨
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
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意乎神曰不
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恠之晨往
視焉則旻所為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
戲乎亟往除之然心竒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
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蒲圻之人貧而傭役終身為隸于藩司性獨不好
捶人每決罰輒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譴以破膚
流血為斷則密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誅責一日病
卧死而復甦頗能言陰間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

中人奔走祈禱之為立廟祀焉嗚呼隸至賤役耳
一念好生而遂死而為神血食一方天道可不謂
彰彰著乎彼儒而好苛草菅民命而殘瘡不已也
寧無媿於胥哉

芝園文集卷之八

七



